

〔美〕布鲁诺·内特尔 (Bruno Nettl)

外国民族音乐学理论丛书

民族音乐学亲历记

一部回忆录

ENCOUNTERS IN ETHNOMUSICOLOGY:
A MEMOIR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美〕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

外国民族音乐学理论丛书

民族音乐学亲历记

一部回忆录

ENCOUNTERS IN ETHNOMUSICOLOGY:

A MEMOIR

翻 译 张玉雯 黄予戈

陈心杰

审 校 张伯瑜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音乐学亲历记：一部回忆录/(美)内特尔著；张玉雯，黄予戈，陈心杰译.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8

(外国民族音乐学理论丛书)

ISBN 978-7-81096-681-8

I. ①民… II. ①内… ②张… ③黄… ④陈… III. ①民族音乐学
IV. ①J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6574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2002 i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Harmonie Park Press (Detroit Monographs in Musicology/
Studies in Music, No. 36).

民族音乐学亲历记 —— 一部回忆录 [美] 内特尔著
张玉雯 黄予戈 陈心杰译

出版发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张：21.25

印 刷：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书 号：ISBN 978-7-81096-681-8

定 价：78.00 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 43 号 邮编：100031
发行部：(010) 66418248 66415711 (传真)

献给：

斯蒂芬·布拉姆 (Steve Blum)

费尔·鲍曼 (Phil Bohlman)

丹·纽曼 (Dan Neuman)

图 片 说 明

- 1935: 圭多·阿德勒
- 1947: 保罗·内特尔
- 1950: 人类学系印第安纳大学的“员工周会”
- 1956: 内特尔家族
- 1957: 贾普·孔斯特在丹麦
- 1966: 阿兰·梅里亚姆、罗伯特·布莱克、布鲁诺·内特尔、弗兰克·吉利斯
- 1967: 布鲁诺·内特尔、诺尔-阿里·伯劳曼德
- 1967: 与 S. 拉玛纳桑的卡纳迪克音乐研讨班
- 1972: 布拉格——作者的出生地
- 1977: 在民族音乐学定义研讨会中的讲演者
- 1979: 在民族音乐学学会的会议上交谈的印度音乐学者
- 1980: 民族音乐学学会过去的主席们
- 1980: 布鲁诺·内特尔的第一批博士生在一场民族音乐学学会的会议上
- 1985: 西里尔·艾尔利希（音乐社会学家）、约翰·布莱金
- 1987: 伊利诺伊大学民族音乐学家和朋友们
- 1987: 格特鲁德·库拉斯、布鲁诺·内特尔
- 1988: 新黄金法则管弦乐队
- 1988: 民族音乐学会议
- 1989: 民族音乐学共谋团
- 1990: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
- 1990: 斯蒂芬·布拉姆、布鲁诺·内特尔、丹尼尔·纽曼

序 言

这是有关于我本人的故事，叙述了半个世纪以来，我所亲身经历的民族音乐学的这段历史，以及我作为一名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教师、作者、编辑、研究者、指导者，更多情况下仅是作为一位旁观者的感受。虽然在我写作的时候千年虫危机已经过去了，但我已步入暮年，生活中的每一张账单和信件本应标注“1”的部分改成了序号“2”，象征着日历上的标识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人们的生活、社会以及音乐生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了更大的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民族音乐学可能在不久之后也会发生超乎预料的变化，这种变动比我们司空见惯的十年一次的“模式转换”更为深刻，或许民族音乐学会有新的称谓。我意在回顾往昔，去评介我所遇到的人和我读过的书；并把我在过去五十年的生活经历和在民族音乐学中的工作与该学科的历史先驱们相关联。与此同时我也试着去讲述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并对过往给予评价。

我在书写有关民族音乐学历史的章节时，结合了一些记忆中的往事，并对有助于理解民族音乐学这一领域的许多问题进行评论，这让我花费了不少额外的精力，同时也使文论的结构打破了常规。我需要阐述的是，书中综合运用了年代排序和按话题进行的方式，也许它更接近于一部随笔集，其内容并没有试图囊括一切。每一章节的中心都由我的职业生涯（或个人生活）延伸至专业背景、相关学者、出版物以及相关动态。由此，表面上看，第六章讲述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全国会议上宣读论文的艰难的一天，但实际上还谈论了我的论文主题，及在这一主题上已有所建树的前辈们；提及了会议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并简单描述了我在那儿所遇见的人们。第八章是关于我在伊朗的田野工作经历，并提及了我的老师和一些同行，与此同时也提供了民族音乐学采风历史的纲要。

在此总结每一章节的中心主题是很有意义的。第一章是关于童年时期我对民族音乐学的入门和我的家庭背景；第二章讲述与我父亲紧密相连的音乐学早期历史；第三章探讨我的家庭迫于纳粹大屠杀的移民经历（以及许多音乐学家们），以及我来自布拉格的文化背景；第四章是关于我和我的同行们将人类学、音乐背景等类似

的基本设想带入民族音乐学；第五章以我在印第安纳大学与乔治·赫尔佐格以及其他共同进行研究的情况；第六章详细描述了我第一篇论文和博士论文研究的背景和语境；在第七章中，我涉及了有关即兴和口头传播的研究；第八章则是有关我在伊朗的田野工作；第九章讲述了我伊利诺伊大学的生活及其民族音乐学的发展；第十章说明了随后我在底特律、蒙大拿、德黑兰和马德拉斯（现在的金奈）时，对音乐变化研究的兴趣，在此暂时偏离了主线的内容，介绍了我所邂逅的大量 20 世纪 50 年代在欧洲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者们；第十一章说明了我与民族音乐学学会长久以来的联系，并确定了我在学会期刊过去四十年中最喜爱的三十五篇文章名单；第十二章以我尝试写作有关黑足人和美国中西部音乐学院的音乐民族志为中心，同样也讨论了自 1965 年开始在民族音乐学领域中的民族志历史习作问题。

有时，我不禁把这一写作阵地当成修订一些我早期出版物的机会，试着去修正、解释、辩护、致歉和重新思考。我时时屈服于这一诱惑，但将之彻底做好是自私而扰人的举动。可以说，现在看我以前所写的东西，真希望或多或少的有些不同。真实的学术历史迫使我改变了许多想法，现在我认为从 1952 年至 80 年代的出版物中我所陈述的许多观点、理论和随之而来的方法都是错误的。我试着在书中的某些点上提出修正，但从总体上来说，我最好承认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我关于这么多问题的想法已经改变了好几次。可能这并非一种不同寻常的经历。

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亦不是一项研究，但我并不希望它被视为非学术的。我试图提供论述的佐证，却用通俗的风格写作，希望能够因此而说服读者我并非一直让自己那么严肃。我希望在第六章、第九章和第十一章中三次出现的“谐谑曲”能够实现谐谑曲的功能。但我也真的希望读者能够明白没有什么能够比我在本世纪后半叶民族音乐学领域里的研究更为严肃的事情了。

有几章包含了我所认识的学者们的素描，他们的研究和人格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逝去。可能是鉴于很明显的原因，我避免采用同样的风格来书写我在伊利诺伊大学或其他地方的同行，他们现在仍然是我的合作伙伴。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希望读者能肯定这么多的学者、教师、学生和朋友们，他们着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但“我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许多”这样的话远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情。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探讨过去这些年我众多研究生们的研究，但我只能顺带提及他们其中的精选；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他们，我将不会如此多彩。同时，我没能谈及许多我有时会全情投入的活动：冒险地加入合作性调查和教科书、前往以色列和牙买加短暂却具有高度教育性的远足、参与国际音乐教育的创始，我在 1960 年至 1980 年间于底特律音乐参考书目研究里的编辑工作以及更多。

有两个章节的部分文字的早期版本在之前已经出版：第三章的一部分是对刊登于由赛利亚·爱博盖特（Celia Applegate）和帕梅拉·波特（Pamela Potter）主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发行的《音乐和德国国家身份认同》（*Music and the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中的《捷克土地上的族性和音乐特性》（*Ethnicity and Music Identity in the Czech Lands*）一文的重新调整和扩充。第二章的绝大部分的早期版本出现在电子期刊TRANS1995年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第四章中的部分有关人类学中音乐角色问题是基于1994年为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系准备的一次未经出版的讲座。“第三谐谑曲”曾在《民族音乐学时事通讯》（*Ethnomusicology Newsletter*）2001年2月刊中发表。

布鲁诺·内特尔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郡乌尔班纳校区

2001年7月

文件材料的说明

鉴于此书的通俗风格，我避免了（除个别例外）添加脚注和尾注。我使用一种单一的参考书目列出所有我涉及到的出版书籍，以此来提供有关出版书籍的文件材料。我采用了非正式的“内部引用”系统，有一些使用了标准的圆括号，如（梅利亚姆，1964、1965年），但我通常有所变化，如在“1964年（43页），梅利亚姆写到”；或“伯里勒在他1994年有关即兴的著作中分析了……”；亦或是仅仅写到“H. 威尔士认为……”，因为他仅有一本出版书籍被列出。我不想这本并非全面的学术书籍听起来像是一部全面的学术著作。但我所使用的一切的出版著作都能够得以确认。

鸣 谢

我很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全面综述出那么多在准备这一项目中于我有益的人们，就让我试试吧。特雷莎·艾莉森（Theresa Allison）担任了一年我的研究助理，搜寻了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论和语录并担任参考书目的工作。大量的朋友们、同行们和学生们——远远超过我所能列举的人数——在各个阶段阅读了部分书稿并予以评论，我很高兴这些评价常常是激励人心的。其中，我尤为感谢的是菲利普·伯尔曼（Phil Bohlman）、薇琦·列文（Vicki Levine）、朱迪·麦克库洛（Judy McCulloh）、乔安娜·博塞（Joanna Bosse）、帕翠西·桑德勒（Patricia Sandler）、梅琳达·卢赛尔（Melinda Russell）、查理·凯普威尔（Charlie Capwell）、汤马斯·图里诺（Tom Turino）和格里格·戴里奇（Greg Diethrich）等等。我将最特别的感谢致以安大略皇后大学的英语教授、优秀的《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史》（*The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Music: A History*）一书的作者乔治·罗甘（George Logan），因为他以一位见多识广的文学学者、史学家和编辑的视角仔细阅读了我的著作。

有关内特尔的家族史资料，我要感谢在纽约遇见的一位远房亲戚埃里克·内特尔（Eric Nettl，约1902—1990）、我的二侄子伊戈尔·内特尔（Igor Nettl，Velp，荷兰）和我父亲的表亲弗兰齐斯卡·内特尔（Franziska Nettl）和儿科医生保罗·格尔斯托（Paul Gerstl）的女儿艾娃·伯恩斯（Eva Burns，费城），保罗在我儿时身患各种疾病时帮我渡过难关，却没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幸存下来；还有我的表亲洛特·穆林根（Lotte Mulligan，墨尔本）和卡尔·约翰·纽曼（Karl John Newman，波恩）。我十分感激保罗·内特尔（Paul Nettel）在汤马斯·奥切森（Thomas Atcher-son）的那段短暂回忆。编辑《两个世界中的音乐学》（*Ein Musikwissenschaftler in Zwei Welten*，维也纳：美泉宫，1962年），还有与艾丽斯在耶路撒冷和伦敦的探讨，她1924年至1938年期间在布拉格是一名钢琴家，也是我母亲的好友。我也非常感激泰瑞·米勒（Terry Miller）与我进行的有关瓦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的交流，感谢劳伦斯·古舍（Lawrence Gushee）、赫伯特·凯尔曼（Herbert Kellman）、亚历山大·林格（Alexander Ringer）与我探讨音乐的历史，并感谢我在20世纪中的

印第安纳大学校友雷蒙德·布兰德斯 (Raymond Brandes) 和格拉尔德·戴茨曼 (Gerald Deatsman) 与我讨论过去的时光并提供了一些资料。

我想要感谢玛莎·布罗夫卡 (Masha Brofka) 的专业编辑工作, 以及伊利诺伊大学研究委员会的支持, 他们一直为我的研究助理提供着资金。我要对所有这些和许多其他做出未知贡献的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我要感谢邦克·克拉克细致而支持的编辑工作, 还要感谢邦克和伊莲·格泽尔斯基 (Elaine Gorzelski) 将这本书纳入底特律音乐学专著, 这一开始于 1981 年、与我有紧密联系的系列书籍中。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万达的感谢, 感谢她在写作这本书的大部分时光中都与我同在。

目 录

图片说明	1
序 言	1
鸣 谢	1
1. 着手介绍	1
有关确立时间的问题	1
来自瓦特的引导	5
来自埃里希·M. 霍恩博斯特的引导	7
小蘑菇	10
阿玛迪斯	12
家族事业	15
2. 萌芽的八十年代	18
阿德勒的范例	18
1885 和那时候的故事	21
大思想	22
为国家而欢庆	27
理解“他者”	30
英雄时代：施通普夫、埃里斯和滚筒唱片机	31
3. 秋分	35
多元文化生活	35
在秋分时节整理行装	37
一种流亡的职业	38
民族音乐学家们的移民	41
音乐的国度	42
弃物中的遗产	45



捷克面团和德国腌菜	47
“我们是上帝的战士”	49
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	53
陆伯查尔领地的登山者和布拉格俱乐部的都市人	54
特雷辛的英雄	57
汉斯·萨克斯的预言	58
4. 谁在指引着我	61
寻求最伟大的音乐家	61
从西欧艺术音乐的国土而来	64
第二小提琴	66
人类学的音乐	69
三位特别的音乐爱好者	71
有关教科书和介绍领域的题外话	74
任何文化中最具判断力的特征之一	77
代表被压迫者	79
5. 在杜克·法玛尔的工作坊中	83
活力的涌现	83
人脉资源丰富的人	86
集大成者	88
民俗学的影响	90
名字以“K”开头的女士们	94
语言学与高姿态	97
比尔·莎士比亚的夏天	99
光辉事业，太短暂了	102
6. 跨年夜	105
阿德勒的接班人	105
克罗伯的足迹	109
“我是一位民族音乐学家”	111
有关起源的神话	112
第一谐谑曲：想象的对话	115
时代广场的杏仁蛋白软糖	120

7. 马诺德哈玛和卡尔皮塔	123
塔嘎拉加 (Tyagaraja) 的克里提 (Kriti)	123
口头性、听觉性和“作品”	125
口头传播的视角	128
中西部的活动	131
在表演的过程中	135
来自北美原住民、舒伯特和贝多芬的启示	137
完全颠倒的世界	140
化身	141
更正一些看法	143
新标准	145
8. 恰哈尔尕的收集者	147
阿契美尼德和巴列维王朝的领地	147
奥斯坦	149
一次田野工作的简要回顾	152
学习伯劳曼德的拉迪夫	156
伊利诺伊大学的达斯特加	157
并不平凡的比尔	161
他们认为我正在做什么?	163
一个研究者团体	164
9. 在中心地带	168
“世界最平的地方”	168
这是怎样的一年! 怎样的十年!	170
定位民族音乐学	172
内华达街上的“战争”	175
扑克牌游戏, 解放课堂, 卡梅洛特的终结	177
研究生学位项目的创建	181
是什么造就了一位民族音乐学家?	183
让他们通过预备考试	185
1975 年以后的教师、学生和乐团	189
再来一次, 中心问题?	192



第二谐谑曲：各有其味	193
三重奏：象/猫时代、莫扎特巧克力球和千年虫危机	196
10. 有关“改变”和“他者”：一些次要的想法	199
波戈的智慧	199
在汽车城寻找异国情调	200
甜蜜生活	203
与一些欧洲人相遇	206
在布朗宁的一些随想	211
德黑兰的变与不变	214
在马德拉斯（金奈）	219
八十年代的引领者	223
最佳和最劣的时代	226
11. “小个子”的地盘	231
展开起源的神话，谐谑曲Ⅲ	231
1980年3月	237
“家庭时期”中的编辑工作	241
你不能在其他地方发表吗？	245
我喜欢的一些文章	247
平静的后现代	253
12. 夏至	256
千禧年的各种主题	256
写《……的民族音乐学》	257
以泰勒开始	258
组织“复杂的整体”	262
别走开，奇普先生	263
国内的民族音乐学	267
仰慕过往	270
长路漫漫	272
参考文献	274
索引	298



着手介绍

有关确立时间的问题

怎样确定民族音乐学学科的起源时间？这取决于你对它的认识。在过去的 20 年中，我对它的定义包含两个方面：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世界音乐的文化以及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但显然，这并非所有人的观点。如果民族音乐学是有关西方艺术音乐范畴以外的音乐品种的专业学术研究（如同孔斯特 Kunst 所提出的，《民族音乐学》1959, 7），其历史则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如果将民族音乐学定义为某种文化的局外人对该文化中音乐的思考，那么民族音乐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来自于哈里森 Harrison 《时间、地点和音乐》选集中的观点。）我们也能通过一种综合的分析技术来定义，最本质的是田野录音，其过程可以追溯到 1890 年。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以记谱为核心，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基本方法，且一个人是否记谱决定着他是否是一位民族音乐学家。而到了 18 世纪的《耶稣会报道》^①（1632 年到 1673 年，《耶稣会关系（Jesuit Relations）》年度报告和故事）民族音乐学家对这种方法的实际运用才得以确立。

寻找一个在无偏见视角中进行的对比研究，并以此作为一个典范，我们会发现，在 1900 到 1910 这十年间，有关民族音乐学形成的问题逐渐在出版物中被提及。对某些人来说，民族音乐学的典型特征是与人类学的密切关系。与此相关的有德国文化圈学派^②中具有影响的学者埃里希·M. 冯·霍恩博斯特（Erich M. von Hornbostel）的研究，乔治·赫尔佐格（George Herzog）有关美国人类学的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章中所综合的观点（开始于他 1928 年对尤马人音乐的研究）以及阿兰·梅里亚姆

^① *Jesuit Relations*，也译为《耶稣会记叙》。1932 年起，在法国殖民地和美国边境的传教士每年撰写的报告被编辑成册，名为 *Jesuit Relations*，直到 1973 年暂停出版。

^② 原文 *Kulturkreis*，出现于 1910 年前后的德国，1976 年阿尔布莱希特·施奈德（Albrecht Schneider）提出该名词。

(Alan Merriam) 于 1964 年所著《音乐人类学》等都可视为这一观点产生的基础。你也可能坚持认为,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民族音乐学学会的建立,或者是“世界音乐”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作为一种专业研究被上百个美国教育机构所认同,这样在有大量参与者牵涉其中的事件发生之后,民族音乐学这一学术领域才真正存在。

当然,也会有人声称,直到它扔掉了一些不必要的累赘,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学:不再认为民族音乐学仅仅是研究“他者”的音乐,并开始包括对我们自己音乐的研究——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它,(在美国,这种看法出现于卡梅隆 Cameron 和金斯布里 Kingsbury 于 1980 年左右的著作以及我在 1995 年的研究成果中);在研究和写作中认识到事物自反性^①的核心角色;接受解释的而非实证的、相对的而非标准化的、定量的而非统计的(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就开始形成这样的观点了么?)如此之类的基本立场;摒弃了殖民与后殖民动机。(这点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认真对待“道德”意义下,调查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关系。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为止,我们已建起一套完整的标准,直到今天,民族音乐学也已完全确立。它确实存在么?当然,它与我五十年前所学习的民族音乐学有很大区别。有关民族音乐学者工作的有效性总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更多的是关于这种工作被分离成拥有其名称的独立领域。其名称本身也存在大量争论。有趣的是,音乐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北美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音乐学家开始占有一席之地(不管名称如何被阐释),有关民族音乐学的性质、必要性、分类和贡献的问题又开始发挥作用——有些体现在普通读物和大会节目册里,有些则直接出现在互联网的群体讨论中。同时,有种观点声称民族音乐学已经不存在,它已从根本上产生了变化,以至于该名字不应该被继续使用。

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 1977: 6—7)在早先就曾提出,那些自称为“民族音乐学家”的人所从事的工作应叫做“音乐学”,而绝大部分音乐学家所研究的——欧洲古典艺术音乐历史——应被看做更大领域的分支之一,此观点赢得了许多支持,但并未被真正接纳。纵观 20 世纪下半叶,比较音乐学研究这一曾经的中心概念已被广泛地抛弃,这也曾被讽刺为政治上的错误观点。民族音乐学家弗雷德里克·李伯曼(Frederic Lieberman)的一篇著名论文就以“民族音乐学应该被废除么?”为标题。同时,随着世界上各学术机构中民族音乐学的逐步建立,有关的出版物也在日益增加,这些出版物介绍的研究方法、手段、理论基础、立场、最终目

^① 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最初来自于社会学理论。表现为对社会、文化和人生的深度批判。

的和动机上的改变——我们期望这些建议越来越少，但随着机构的越来越完善——这些内容实际上越来越多。因此，在千禧年之时，互联网上兴起了激烈的争论。

其大部分历史进程中，“民族音乐学”遭到了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抨击。一些观点认为其研究的对象是“民族音乐”——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因此研究对象应被区分为“真正的”音乐（西方艺术音乐）和“民族的”音乐（他者的）。人们将这个术语理解为具有一些限制性的事物——它们代表着对心理音乐学、神学音乐学、生物音乐学等并存的领域。直到20世纪末，反对这个术语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反对者坚信，它阻碍了在研究立场和方法上全面的革新，而这种革新对于适应现代世界音乐改革的倾向是非常必要的。

其中的一些抨击在学术上并非十分严谨，但在我看来，它们可能伴随和预示着音乐学术的世界将在术语、关系和学派等方面进行重要的重组。虽然在历史发展中（无论何时开始），民族音乐学本身一直在变化，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之前这段时期中的变化如此根本，以至于人们开始思考是否对术语进行修正。所提出的一些新概念中包括音乐社会学和文化音乐学（菲尔德 Feld, 1984，科尔曼 Kerman, 1985），甚至建议回归到“音乐学”，并以此做为民族音乐学家的中心工作。

不再将世界音乐看做不同音乐种类的集合，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音乐学家在观点上的最大改变。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如何，从1910年左右开始，很明显，霍恩博斯特等许多学者都将整个音乐世界看做分散的不同音乐种类的集合。（即使霍恩博斯特没有专门论述，但在他的出版论著系列中也有提到。）这个观点给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以支撑，并由此形成了该领域中包括相对主义在内的基本原则。显然，赫尔佐格、孔斯特、梅里亚姆和胡德（Hood）等学者的研究中有许多相互对立的方面。这种观点也正是许多非西方音乐学者研究态度的基础，而他们所研究的恰恰衍生自西方音乐学术的世界。支持该观点的音乐学家很喜欢使用“音乐（复数）”^①这一术语，他们的态度也开始成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者们的典范。

但是，在2000年初，我们发现不同音乐间的界限开始逐渐被打破。人们曾经长期认同的一些观念，例如音乐界限、地区、传统和音乐种族划分等，开始更难以得到运用。早期，音乐学家成功地反对了将音乐仅仅当成一种交流方式，也反对将音乐比喻成“世界的通用语言”；现在他们却发现，音乐——也许是某种特殊的音乐——已经成为了一种通用的语言。音乐学家的态度开始改变，因为他们发现世界上的各种音乐变得越来越相似，从非洲的节奏韵律、加勒比黑人音乐、美国黑人音乐

① Musics，将单数的 music 变成复数的 musics，以代表音乐的多种类性。